

朱子語類

卷之百

張書  
邵書



口 13  
2939  
34





13  
2939  
34



重録朱子語類卷九十八

張子之書一凡入近思者為此卷

張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揚

問氣塊然太虚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虚空

即氣也盖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

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虚實以陰陽言否曰

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

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是示人以

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如空氣

者凡氣之災祥皆能見之如龍成五色之類又如昔人

理道夫  
第一卷

去  
五味均平  
藏





有以五色線令人暗中學辨三年而後辨得因論精專讀書及此

每明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義剛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其常言正如麩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

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麓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是言一氣混沌之初天地未判之時為復亘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結為雨露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為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為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只是說



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為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此兩句便是例疑是說生物底則例字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子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問

問游氣紛擾一段是說氣與理否曰此一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此言氣

到此已是查滓麓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其動靜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言氣坎然太虛一段亦是發明此意因說佛老氏却不着氣以為此已是查滓必外此然後可以為道遂至於絕滅人倫外形骸以為不足卹也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耶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祖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譬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是人物之萬殊孫賀

問游氣陰陽曰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車一上一下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灌溉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

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箇人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夫道

問游氣紛擾生人物之萬殊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

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苗

問游氣莫便是陰陽橫渠如此說似關了曰此固是一物但渠所說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

混了關關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蒙端橫渠言游氣紛擾季通云却不是說混沌未分乃是言陰陽錯綜相混交感而生物如言天地氤氳其下言陰陽

兩端却是言分別底上句是體下句是用也蒙端游氣紛擾是陰陽二氣之緒餘循環不已是生生不窮之意苗

叔需問游氣一段曰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剛義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問陰陽游氣之辨曰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剛義

問游氣陰陽曰游氣是出而成質曰只是陰陽氣曰然便當初不道合而成質却似有兩般可

橫渠言游氣紛擾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

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上蒙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殺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

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是仁做始得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時舉

趙共父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物

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為體事以

仁為體緣須着從上說故如此下語致道問與體物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說曰幹事猶

言為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共父問下文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然須得仁以為骨子孫

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何也曰理者物之體仁者事之體事事物物皆具天理皆是仁做得出來



仁有事之體體物猶言幹事事之幹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非仁則不可行譬如衣服必有箇人着方得且如  
坐如尸必須是做得凡言體者必是做箇基骨也

吳夫曰明及爾出王音往言往來游行無非是理無一物之  
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端

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  
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今未理會得時只是於他處

止下文有此相貫底便理會得到別處上下文隔遠處  
便難理會今且須記取做箇話頭實孫錄云千萬萬取此是箇話頭

後自然曉得或於事上見得或看讀別文義却自知得  
道夫

問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

之息曰然嘗看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

二義某後來看只是生息道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人死便是歸祖

考來格便是伸死時便都嶺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

神之廟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錯綜

周為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更看此意伸中有屈

如屈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問神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  
在道上也如其左右依之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  
鬼亦不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  
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



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問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用之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夫道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即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自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即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或問一故神曰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

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法問一故神曰橫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夫道林問一故神兩故化此理如何曰兩所以推行乎一也張

語類



子言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謂此兩在  
 故一存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或  
 幾乎息矣亦此意也如事有先後才有先便思量到未  
 後一段此便是兩如寒則暑便在其中晝則夜便在其  
 中便有一寓焉寓  
 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兩者所以推行於一  
 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橫渠  
 此說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  
 一亦不可得而見矣

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橫渠推出來錄  
云前人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  
說不到兩故化言兩在者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  
不測

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  
 復一月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  
 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而  
 靜靜極復動方子

橫渠語曰一故神自注云兩在故不測又曰兩故化自注  
 云推行於一是在陽又在陰無這一則兩便不能以推  
 行兩便即是這箇消長又是化又是推行之意又曰橫  
 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云舊理會此段不得終夜掃  
 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平穩每看道理處皆  
 如此某時為學雖畧理會得有不理會得處便也恁地  
 過了又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某今  
 見得這物事了覺得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是



下レ多少工夫而今學者却恁地泛泛然都沒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謾學理會得時也好理會不得時也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レ須是射得中得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方子

心統性情統猶兼也升卿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備

問心統性情曰性者理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且如仁義禮智是性也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羞惡辭遜

是非本是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遜之心是非之心以此言之則見得心可以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卓

問心統性情如何曰統是主宰如統百萬軍心是渾然底物性是有此理情是動處又曰人受天地之中只有箇心性安然不動情則因物而感性是理情是用性靜而情動且如仁義禮智信是性然又有說仁心義心這是性亦與心通說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是情然又說道惻隱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這是情亦與心通說這是情性皆主於心故恁地通說問意者心之所發與情性如何曰意也與情相近問志如何曰志也與情相近只是心寂然不動方發出便喚做意橫渠云志公而意



私看這自說得好志便清意便濁志便剛意便柔志便  
有立作意思便有潛竊意思公自子細看自見得意  
多是說私意志便說匹夫不可奪志猶  
心統性情者也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  
是情有言靜處便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  
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  
虛如飲食中雞心猪心之屬切開可見人心亦然只這  
此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論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  
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為心之妙歟理在人  
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也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  
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  
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

性情也 謹

橫渠云心統性情蓋好善而惡惡情也而其所以好善而  
惡惡性之節也且如見惡而怒見善而喜這便是情之  
所發至於喜其所當喜而喜不過謂如人有三分喜  
底事我却喜至七分八  
分便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  
謂如人有三分怒底事  
我怒至七分四分便不  
不是怒其所當怒而怒不遷  
謂如人有三分怒底事  
我怒至七分四分便不  
以至哀樂愛惡欲皆能中節而無過這便是性道  
先生取近思錄指橫渠心統性情之語以示學者力行問  
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因再指  
伊川之言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行  
李通云心統性情不若云心者性情之統名端  
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入物之別由  
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似欠了生知之聖端



橫渠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為  
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

或問通蔽開塞張橫渠呂云閣說孰為親切曰與叔例分  
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即靈

儲則全然蠢了便是通蔽不同處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

無知禽獸之頭橫多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為他頭有時  
也似人故稍向上

敬子問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有病便  
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何待於求

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繫辭此已上四節都  
是說成卦蓋成只是自家感  
之他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  
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問。第二卷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  
通達其用而自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

也蓋內外相應之理端

問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  
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

明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  
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

義也橫渠云陰陽二氣推行以漸謂化闔闢不測謂神  
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似橫渠較說得分明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用之問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於氣性命於德前日見

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



收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  
用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  
得此個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字如何地  
說得來則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始得曰橫渠文  
字自如此個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  
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  
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  
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  
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  
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  
問德不勝氣一章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

來自家之德若不能以勝其氣則祇是承當得他那  
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賦予  
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  
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脩天而已  
蓋死生修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氣至義之於君臣仁  
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頑  
由我不由他了

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  
是以前定者而言命是以前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德  
地流底性便是將梳盛得來大梳盛得多小梳盛得少  
淨繁梳盛得清汗漫梳盛得濁  
橫渠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又



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又曰性天  
德命天理蓋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  
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  
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一句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  
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字皆是德也曰然力行  
橫渠云所不可變者惟壽夭耳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槩如  
此力行

問莫非天也是兼統善惡而言否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  
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  
惡陽是強陰是弱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  
對待而言之者如陽是仁陰是義之類這又別是一樣  
是專就善上說未有那惡時底說話頃之復曰程先生

云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

兩夫道

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  
便見得个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陰陰地  
黑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謹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  
能體天下之物唯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措其心  
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他只是說一箇大  
與小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蓋盡心則只是極  
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道夫問  
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莫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  
須知說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



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則亦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然孟子之意則未必然道夫曰孟子本意當以大學或問所引為正曰然孟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矢也道夫曰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上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乎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這般處元只是格物多後自然豁然有箇貫通處這便是下學而上達也孟子之意只是如此道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

心端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認得如何喚做體察今官司文書行移所謂體量體究是這樣體字或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云體群臣也伊川曰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個  
問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此之義如何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體用之體不同橫渠云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又曰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蓋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道  
世入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結其心伯



豐問如何得下以見聞格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見於見聞上做功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性是論聖人事當

問有外之心曰十分事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

或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打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持便無規矩無歸着入於邪道之說且如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

則此心便覺入虛空裏去了

橫渠言為德辨為感速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

息有養瞬有存言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

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入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兩句恰

似入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止無告者也乃

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

乾稱交坤稱母又曰以主上為我家裏兄弟得半

西銘解義云乾者健而無息之謂坤者順而有常之謂問

此便是陽動陰靜否曰此是陽動陰靜之理



混然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  
 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  
 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質  
 吾其體吾其性有我去承當之意謨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  
 天地安得有志曰復其見天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  
 謂天地無心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  
 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傑  
 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塞  
 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即  
 用這箇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要知道

理只有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對  
 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  
 之父母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  
 雖皆天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  
 民同胞物則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其等差自然如此大抵即事親以明事天孫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  
 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



言類 卷九  
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此道理便是天之悖德之子若害了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地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爾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着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

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又問理一而分殊言理一而不言分殊則為墨氏兼愛言分殊而不言理一則為揚氏為我所以言分殊而見理一底自在那裏言理一而分殊底亦在不相來雜子林闡一周西銘只是言仁孝繼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曉者耳之木問西銘說類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



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竟有正有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寓

問西銘無所逃而待意中生未盡子道何故取之先生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命如此只得聽受之變

答叔京參乎伯奇之語天命無妄父母之命有時而出於人欲之私方

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文

西銘通體是一箇理一分殊一句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

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

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說只說得中間五六句理

一分殊據其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違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斷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後論云推親親之恩以示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實看此二句足以包括西銘一篇之統體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曰然又云以父之自有父母言之則中家之內有許多骨肉宗族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以下却是以天地為一太父母與眾人聯其底



也 燾

道夫言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下便有一箇  
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恁地  
又曰合下二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段只是一箇天人道  
夫曰他說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如此  
則是三箇曰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  
身中更別裏去討一箇乾坤問塞之與帥二字曰塞便  
是充塞天地之塞帥便是志者氣之帥之帥問物吾與  
也莫是黨與之與曰然大道  
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理  
一而分殊子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理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篇末  
亦嘗發此意乾父坤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  
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家之小太君太臣是大宗  
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有此馮作孝廉圖子  
分為一截上卡排布亦甚分明講  
下之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西銘自首至末皆具理一而  
分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見乾坤自乾坤  
父母自父母惟稱字便見異也又問自惡音酒至勇於  
從而順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曰惡音酒育  
英才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  
推類可見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帥字皆張子  
用字之妙處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



充者有一毫不滿不足之處則非塞矣帥即志氣之帥  
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  
是此二句為之關紐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社  
人中物皆與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  
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  
過度處西銘解二字只說木槩若果說盡須因楚疏注  
可也寓

問西銘分殊處曰有父有母有宗子有家相此即分殊也  
節

西銘本綱是理一而分自爾殊然有三說自天地言之其  
中固自有分別自萬殊觀之其中亦自有分別不可認  
是一理了只添做一看這裏各自有等級差別且如人

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  
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看且如民吾同  
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有別龜山疑其兼愛想亦未深  
曉西銘之意西銘一篇正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  
帥吾其性兩句上敬仲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  
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  
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  
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  
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  
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  
便只是外面水賀孫



問西銘理上而分殊分殊莫是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意  
否曰民物固是分殊湏是就民物中知得分殊不是傍  
川說破也難理會然看久自覺裏面有分別  
用之問西銘所以理上分殊如民物則分同胞吾與太君  
家相長幼殘疾皆自有等差又如所事天所以長  
幼幼皆是推事親從兄之心以及之此皆是分殊處否  
曰也是如此但這有兩種看這是一直看下更須橫  
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理上  
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便有理上分殊底意乾  
稱父坤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質然與自家父  
母自是有箇親疎從這處便理上分殊了看見伊川說  
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是於墨氏不知

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理一分殊了如公所說恁地  
分別分殊殊得也不大段這處若不子細分別直是與  
墨氏兼愛一般賀孫卓錄云劉用之問西銘理一而  
等皆是理一分殊否曰如此看亦是但未深當看如  
西銘劈頭來便是理一分殊且乾稱父坤稱母雖以  
乾坤為父母然自家父母自有箇親疎這是理一分  
殊等而下之以至為太君為宗子為大臣家相若理則  
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物吾與皆是如此龜山  
正疑此一着便以民吾同胞物吾與為近墨氏之兼  
愛不知他同胞同與裏面便有箇理一分殊若如公所  
說恁地分別恁勝得他也不多這處若不分別直是與  
墨子兼愛一般  
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就事天事親處分否曰是  
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直說底意思有  
橫說底意思理一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以民吾

語類

卷之八



同胞物吾與及長長幼幼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  
底意思否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闊  
大統一篇言之曰何謂橫說底意思曰乾稱父坤稱母  
是也這不是耶那事親底便是事天底曰橫渠只是借  
那事親底來形容事天做箇樣子否曰是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  
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  
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  
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廢癘殘疾皆如吾兄弟顛  
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閭室不愧屋漏  
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  
方始盡性竊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

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  
樣子人且逐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  
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  
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  
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  
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  
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  
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  
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  
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有箇劈下來底道理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直神疑之  
竊意以謂每句直下而觀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而現  
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有依屬方子

語類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西銘 井卿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面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謨

問西銘○帥摠心與與與國相于時保之畏不憂樂賊賊子濟惡積化有神無旨酒也不弛勞勞亦作地豫豫後

龜山有論西銘二書皆非終不識理一至於稱物平施亦說不着易傳大抵西銘前三句便是綱要得郎句句上自有理一分殊後來已有一篇方云指其名者分之殊推其同者理之一方

林子武問龜山語錄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先生曰仁只是流出來底便是

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處義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又問禮

先生曰以其事物之宜之謂義義之有節文之謂禮且如諸侯七廟大夫五廟士二這箇便是禮禮裏面便有義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如中庸集略呂與叔所云自是合當恁地知得親之當愛子之當慈這便是仁至於各愛其親各慈其子這便是義這一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底便是仁仁打一動便是



義禮智信當來不是要仁使時仁來用要義使時義來用只是這一箇道理流出去自然有許多分別且如心性情而今只略略動着便有三箇物事在那裏其實只是一箇物虛明而能應物者便是心應物有這箇道理便是性會做出來底便是情這只一箇物事義剛龜山說理一似未透據老幼及入一句自將分殊都說了但其意以老幼互相推及所以然者同類也但施置有先後耳因說我老老幼幼他亦老老幼幼互相推及天下豈有不治此便是絜矩之道方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做兩節了良齋看西銘錯先生以為然

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因令道夫寫作

圖子看

戲言出於思也

發於聲

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

已疑不能也

過言非心也

失於聲

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

已從誣人也

或者謂出於

心者歸咎為己戲

不知

戒其出

歸咎其不

戲直作不智孰甚焉

問橫渠語范巽之一段如何曰惟是今人不能脫然如木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要之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他釋氏只是如此然他通後得又緊直鄉曰張子語此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



夫固自在也。須用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要放倒此意爾。  
道夫

橫渠未能立心，思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

必大錄云：蓋云事固當考索，然心未定有主却茫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

問：未知立心，思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心，講治之不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

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着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只是說一敏字。道夫心大則百物皆通，只是透得那道理去，病則是窒礙了。

端蒙

居甫問：心小則百物皆病，如何？是小曰：此言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公平之而已。問：橫渠物怪神竅，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



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誦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  
其底其他亦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  
是變處卷三

橫渠所謂物怪神姦不必辨且只守之不失如精氣為物  
游魂為變此是理之常也守之勿失者以此為正且信  
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要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  
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為主者也伯有為厲別是一種道  
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謨

問顏子心籠之說恐太過否曰顏子比之眾人純粹比之  
孔子便籠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  
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籠伊川說未嘗不能不勉而  
不思而得便是過一段說得好淳

近思錄云顏子心籠顏子尚有此語人有一毫不是便是

心籠壽昌

問橫渠說客慮多而常心少習俗之心勝而實心未究所

謂客慮與習俗之心有分別否曰也有分別客慮是泛

泛思慮習俗之心便是從來習染偏勝底心實心是義

理底心問四卷第

問敦篤虛靜者仁之本曰敦篤虛靜是為仁之本問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

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我

之欲曰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淳五卷第

問橫渠謂世之病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處之

有術期以救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



果如何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曾經未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產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初方做得首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黃丈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雷霆霹靂五年後猶效緩了况限田之法雖舉於今明年便淡不今年後年又淡似明年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必奪限田之法此之謂戲論且役法猶行不得姓年貴賤通差縣吏呈單子首曰第一都保正蔣希因此不便竟羅况於田如何限得林勳本政書一生留意此事後在廣中作守畫作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如此

淳。義剛。錄別  
出。第九卷

安鄉問橫渠復井由之說如何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十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肯且如壽皇初要令官亦作保正其時蔣侍郎作保正遂令人書保正蔣希後來此令竟不行且如今有一大寄居作保正縣道如何敢去追他家人或又說將錢問富人買田來均不知如何得許多錢肯悅便道行井田須是大亂之後如高光之時殺得無人後田便無歸從而來均此說也是義剛問東坡限田之說如何曰那箇只是亂說而今立法如霹靂後三五年去便放緩了今立限田時直是三二十年事到那時去又不知如何而今若要行井由則索性火急做若不行且依而

語類

卷九

十一



今樣那限由只是箇戲論不可行林勳作本政書一生  
留意此事後守廣郡亦畫得數井然廣中無人煙可以  
如此義剛

橫渠若制井田畢竟繁使伊川為之必簡易通暢理古不

問橫渠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  
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  
錯了可學

第十三卷

語類卷九十九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九十九

張子書二非類入近思  
者別為此卷

正蒙有差分曉底看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

得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

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

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了賀孫

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故伊川云過處乃在

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

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

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

苦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太虛本

語類

卷九十九





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

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為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已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因舉曾子任重道遠一段曰子思曾子直恁地方被他打得透幹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得而睡不然放木下無安着處

問正蒙談道體處如大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

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比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

問橫渠說大和所謂道一段考索許多亦好其後乃云不如野馬紛紜不足謂之大和却說倒了曰彼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何異



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是理形而下者還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如左丞相大得右丞相不多問曰無極且得做無形無象說曰雖無形却有理又問無極太極只是一物曰本是一物被他恁地說却似兩物變孫

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棟箇好底說耳謂清為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八條

言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此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故又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蓋陰陽雖是器而與道初不相離耳道與器豈各是一物乎備

一物乎備

問太虛不能無氣一段曰此難理會若看又走作去裏去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目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高同

問橫渠云太虛即氣太虛何所指曰他亦指理但說得不



分曉曰大知如何曰亦指氣曰他又云由昧者指虛空  
為性而不本天道如何曰既曰道則不是無釋氏便直  
指空了大要渠當初說出此道理多誤可學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閱祖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祖

橫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當

橫渠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

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

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

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

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震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

爆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

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

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

而散則為疾氣噎霾疾氣飛電之類噎霾黃霧之類皆

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或青黑色備

問橫渠言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

即天心之所存也天樂篇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

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

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久故曰

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謂之天二

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又曰天曰神

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化神

林問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林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指何為時云云答曰

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寒無暑何以別其為冬夏

天氣降而地氣不接則為霧地氣升而天氣不接則為雲

見禮聲者氣形相軋而成兩氣風雷之類兩形桴鼓之類氣軋形如笙篁之類形軋氣如羽扇敲矢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覺之而不察耳物篇動

問橫渠說天性在入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為理一也

又言未嘗無之謂性先生皆以其言為近釋

氏水水之喻有還元反本之病云近釋氏則可未嘗無之謂性體之謂性蓋謂性之為體本虛而理未嘗不實若與釋氏不同曰他意不是如此亦謂死而不亡耳文蔚

明誠

問張子水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曰水性在水只是凍凝成

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水復歸於水使有迹了與

天性在入自不同曰程子器受日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問橫渠謂所不能無感者謂性性只是理安能感恐此言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亦有箇模樣蓋



感固是心然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理  
便是性但將此句要來解性便未端的如伊川說仁者  
天下之正理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將此語來  
替詠仁則可要來正解仁則未親切如義豈不是天下  
之正理

問橫渠言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此語如何曰有此性自是  
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也所  
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謂命蓋此  
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逝者如斯而程  
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今古晝夜無須更息故曰不能  
已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

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

見而知者可學○

問橫渠耳自知德性知曰便是差了雖在聞見亦同此理  
不知他資質如此何故如此差某云呂與叔雖曉處似  
橫渠好處却多曰他又曾見伊川某云他更在得一二  
十年須傳得伊川之學曰渠集中有與蘇季明一書可  
疑恐曾學佛可學

賀孫再問前夜所說橫渠聖人不教人避凶處言亦以正  
信勝之之語伯謨云此可以破世俗利害之說合理者  
無不吉悖理者無不凶然其間未免有相反者未有久  
而不定也先生因云諸葛誠之却道呂不韋春秋好道  
他措置得事好知道董子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說不是他便說若是利成則義自在其中功成則道自在其中質孫○大易篇

問橫渠說遇曰他便說命就理說曰此遇乃是命曰然命有二有理有氣曰子思天命之謂性是理孟子是帶氣說曰然可學○乾亦篇

橫渠言遇命是天命遇是人事但說得亦不甚好不如孟子某又問曰但不知他談命如何可學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木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依舊

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備

橫渠所謂立得心只是作得主底意思端蒙○以十理窮

問橫渠得尺守尺得寸守寸之說曰不必如此且放寬地

步不成讀書得一句且守一句須一面居敬持養將失

德明

用之問虛者仁之原曰此如克己復禮為仁又如太極動而生陽子蒙

問虛者仁之原曰虛只是無欲故虛虛明無欲此仁之所由生也又問此虛字與一大清虛之虛如何曰這虛也只是無欲渠便將這箇做道体然虛對實而言却不似形而上者錄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



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可學

或問橫渠先生清虛一大之說如何曰他是揀那大底說話來該攝那小底却不知道總是恁說便偏了便是形而下者不是形而上者須是兼清濁虛實一萬小大來看方見得形而上者行乎其間

橫渠清虛一大却是偏他後來又要兼清濁虛實言然皆是形而下盖有此理則清濁虛實皆在其中可學

橫渠說氣清虛一大恰似道有有處有無處須是清濁虛

實一大一小皆行乎其間乃是道也其欲大之乃反小之

陳後之問橫渠清虛一大恐入空去否曰也不是入空他都向一邊了這道理本平正清也有是理濁也有是理虛也有是理實也有是理皆此理之所為也他說成這一邊有那一邊無要將這一邊去管那一邊

清虛一大形容道体如此道兼虛實言虛只說得一邊闕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体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

或者別立一天疑即是橫渠可學

問橫渠說虛云亦有箇意思只是難說要之只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說為善橫渠又說至虛無應有病方



問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如何曰只看中虛中實字便見本質之異中虛是無事時虛而無物故曰中虛若有物則不謂之中虛自中虛中發出來皆是實理所以曰中實煮

問虛信之本曰中虛只是自家無私主故發出來無非真實纔有此私於中便不虛不信矣煮  
問心如何能通以道使無限量曰心不是橫門硬透教大得頭是去物欲之蔽則清明而無不知窮事物之理則脫然有貫通處橫渠曰不以聞見格其心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所謂通之以道便是脫然有貫通處若以守聞見便自然狹窄了雷

問心包誠一段曰是橫渠說話正如心小性大之意可學

橫渠云以誠包心不若以心包誠是他看得志重故他有心小性大之說道夫

因看語錄心小性大心不弘於性滯於知思說及上蔡云心有止說遂云心有窮盡只得此本然之體推而應事接物皆是故於此知性之無所不有知天亦以此因省李先生云盡心者如孟子見齊王問樂則便對云云言貨色則便對云云每遇一事便有以處置將去此是盡心舊時不之曉蓋此乃盡心之效如此得此本然之心則皆推得去無窮也如見牛未見羊說苟見羊則亦便是此心矣方

橫渠云以道體身非以身体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



便是以身体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  
已耳備

問橫渠說以道体身等處曰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  
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人傑  
橫渠云學者識得仁体後如讀書講明義理只是培壅且  
只於仁体上求得一箇真實却儘有下功夫處也謹  
道夫問張子云以心克己即是復性復性便是行仁義切  
謂克己便是克去私心却云以心克己莫剝却以心兩  
字否曰克己便是此心克之公但看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非心而何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  
則見其倚於衡這不是心是甚麼凡此等皆心所為但  
不必更着心字所以夫子不言心但只說在裏教人做

如喫飯須是口寫字須是手更不用說口喫手寫又問  
復性便是行仁義復是方復得此性如何便說行得曰  
既復得此性便恁地行纔去得不仁不義則所行便是  
仁義那得一箇在不仁不義與仁義之中底物事不是  
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知舜與  
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  
得這界定爾道夫



語類卷九十九終

朱子語類卷第一百

邵子之書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學於李

此時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伊川之學於太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踈處康節

問能盡事物之變却於太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康節

善談易

易極好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

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它說看某嘗說此

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廣同

或言康節心曾如此快活如此廣大如何得似他曰它是

甚麼樣做工夫個

問近日學着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



問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故得卜今人却待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大鋪飾可謂人豪矣大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學可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端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

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嘗於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舟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之若不是養得至靜之極如何見得道理如此精明只是他做得出來須差異季通嘗云康節若做定是四公八辟十六侯三十二卿六十四大夫都是加倍法想得是如此想見他看見天下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了其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矣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事問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此机權術數也問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此子這



箇曰如此莫於道体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体  
 孟子得易之用体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  
 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  
 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  
 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真是曾點意思  
 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麟錄云舜功云堯夫似曾  
 曰意其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它有這些子  
 若不是却淡陋了夫道

問程子謂康節空中樓閣曰是四通八達方子錄云言看  
 莊子比康節亦髣髴相似然莊子見較高氣較豪他是  
 事事識得了又却蹴踏着以為不足為康節畧有規矩  
 然其詩云賓明莫性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不知是

何物攻他心佐

康節之學近以釋氏但却又換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問擊  
 壤序中以道觀道等語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蓋自  
 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陰陽運行者言之又問如此  
 則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其  
 固言其與佛學相近者此也又曰康節凡事只到半中  
 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  
 學相近曰固是康節自有兩三詩稱贊子房曰然則與  
 楊氏為我之意何異先生笑而不言大必  
 因論康節之學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尋箇寬閑快活處人  
 皆害它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衆人紛拏擾擾  
 時它自在背處入然因問擊壤集序有以道觀性以性



言類  
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上  
四句自說得好却云未離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觀道  
因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物觀物雖欲相傷其  
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  
從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以合聖人之中道以道觀道  
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說前四句曰性  
只是仁義禮智乃是道也心則統乎性身則主乎心此  
三句可解至於物則身之所資以為用者也曰此非康  
節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議論它人傑因請教先生曰  
以道觀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則有剛柔善惡參差  
不齊處是道不能以該盡此性也性有仁義禮智之善  
心却千思萬慮出入無時是性不能以該盡此心也心

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檢其身處以  
身而觀物亦有不能盡其情次變態處此則未離乎害  
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惡人之所惡是  
以物觀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惡律人則是以身觀物若  
也又問如此則康節以道觀道等說果為無病否曰謂  
之無病不可謂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  
如此說渠自是一樣意思如以天下觀天下其說出於  
老子又問如此則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三句  
義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觀物一句為不可通耳曰若論  
萬物皆備於我則以身觀物亦何不可之有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  
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問堯夫之學似楊雄如何曰以數言可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楊子太玄一

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

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也只是見得一箇龜底

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亦

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

都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箇云便是太極函三為

一意思

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元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

元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一

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  
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資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  
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  
法謹

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  
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眼便成四片其法四  
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  
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  
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白成時從此推上去至  
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  
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  
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其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



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二束說先夫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者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揚子雲太玄便令皇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畧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

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末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姤底道理否曰然廣

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  
論皇極經世乃一元統十二會十二會統三十運三十運



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二月，一月統三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十迭為用也。因云季通九千六百之數為日分。植

堯至今方三千年，邵晉一萬年為一會，揚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方子

夏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節

叔器問經世書水火土石，只是金否，曰：它分天地間物事，皆是四如日月星辰水火土石雨風露雷，皆是相配。

又問金生水，如石中出水，是否？曰：金是堅凝之物，到這裏堅實後，自撥得水出來。又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曰：他也只是說將去，那裏尚曲折精緻也。未必曉得康節當時只說與王某，不曾說與伯溫模樣也。知得那伯溫不是好人。義

因論皇極經世，曰：堯夫以數推，亦是心靜知之，如董五經之類，皆然。曰：程先生云：須是用時知之，曰：用則推測，因舉興化，妙應知未來之事，曰：如此，又有術學。

皇極經世紀年，其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穰侯，經世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子康節漁樵問對無名公序與一兩篇書次第將來，刊成一

集節



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依氣所以重復而言不出此意者唯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謂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不然則墜矣氣外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今之地動只是一處動動亦不至遠也謨

舜窮問天依地地依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

在中學  
古今曆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向嘗以此數語附于通書之後欽夫見之殊不以為然曰恐說得未是某云如此則試別說幾句來看

廣云伊川謂自古言數者至康節方說到理上曰是如此如楊子雲亦畧見到理上只是不似康節精廣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又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淋漓氣蒸而為霧如飯甑不蓋其氣散而不反霧與露亦微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個

或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



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

人身是形耳所具道理皆是形而上者蓋人者天地之心也康節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者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陽占却陰分數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物者身之舟車此語雖說得籠畢竟大槩好

先生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淳曰道是性中之理先生曰道是泛言性是就自家身上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砥力錄作反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道之骨子便是性劉問性物我皆有恐不可分在已物否曰道雖無所不在須是就己驗之而後見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若不就已驗之如何知得是本有天叙有典典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典五惇天秩有禮禮是天底自我驗之方知得五禮有庸淳問心是郭郭便包了性否先生首肯曰是也如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以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淳○寓同砥同



正卿問邵子所謂道之形體如何曰諸先生說這道理却  
不似邵子說得最着實這箇道理纔說出只是虛空更  
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談空  
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是實有這箇道理還是無這箇  
道理故嘗為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  
分之內邵子忽地於擊壤集序自說出幾句最說得好  
或問性者道之形體如何曰天之付與其理本不可見其  
總要却在此蓋人得之於天理元無欠缺只是其理却  
無形象不於性上體認如何知得程子曰其體謂之道  
其用謂之神而其理屬之人則謂之性其體屬之人則  
謂之心其用屬之人則謂之情道

孫賀

問性何以謂道之形體曰若只恁說道則渺茫無據如父  
子之仁君臣之義自是有箇模樣所以為形體也  
性者道之形體此語甚好道只是懸空說統而言之謂道  
性者道之形體今人只泛泛說得道不曾見得性樣  
性者道之形體性自是體道是行出見於用處  
才卿問性者道之形體曰道是發用處見於行者方謂之  
道性是那道骨子性是體道是用如云率性之謂道亦  
此意  
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康節道數句極好蓋道即  
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  
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

性者道之形體



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邪郭砥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體之語器之  
云若說道者性之形體却分曉曰恁地者倒了蓋道者  
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  
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  
方賓王以書問云心者性之邪郭砥是言存主統攝處可  
學謂邪郭是包括心具此理如郭郭中之有久曰方說  
句慢問以窮理為用心於外是誰說曰是江西說又問  
發見說話未是如此則全賴此些時節如何倚靠曰湖  
南皆如此說曰孟子告齊王乃是欲因而成就之若只  
執此便不是曰然又問穀種之必生如人之必仁如此  
却是以生譬仁穀種之生乃生之理乃得此生理以為

仁曰必當為有又解南軒發是心體無時而不發云及其  
其既發則當事而存而為之宰者也其謂心豈待發而  
為之宰曰此一段強解南軒說多差  
或問康節云能物物則吾為物中之人伊川曰不必如此  
說入自是人物自是物伊川說得終是平先生曰自家  
但做箇好人不怕物不作物  
或誦康節詩云若論先天一事無後天方要著字夫先生  
問如何是一事無曰出於自然不用安排先生默然廣  
云一事無處是太極先生曰嘗謂太極是箇藏頭底物  
事重重推將去更無盡期有時看得來頭痛廣云先生  
所謂迎之而不見其首隨之而不見其後是也廣  
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一詩正是發明先天方圖之義



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傳蓋方士技術用以  
修煉參同契所言是也功

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  
入又先生贊邵子手探月窟足躡天根莫只是陰陽否  
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  
主人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  
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躡廣

問康節云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蓋云天理  
流行而已常周旋乎其間天根月窟是箇總會處如大  
明終始時乘六龍之意否曰是廣

三十六宮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唯  
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

十八卦湊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寓

康節詩儘好着道夫問舊無弟引心贊云廓然心境大無  
倫盡此規模有幾人我性即天天即性真於微處起經  
綸不知如何曰是殆非康節之詩也林少穎云朱內翰  
作次第是子發也問何以辨曰若是真實見得必不恁  
地張皇道夫曰舊看此意似與性為萬物之一原而心  
不可以為限量同曰固是但只是摸空說無着實處如  
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  
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息  
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皆恁地有消便有息有盈便  
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曰這便是自然非人力之所能  
為者曰這便是生兩儀之理

道夫贊孫錄云廓然心境大無倫此四句詩正始



負子說金學  
佛者之論也

康節欲有好說話近思錄不曾取入近者文鑑編康節詩不知怎生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底詩却

不編入義

康節以品題風月自負然寔強以皇極經世書通語

李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閑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頌子之樂亦不恁地着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喫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喫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道

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

可

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餘篇至六七年間終渠

詩玩海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焉之意

璘

先生誦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或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設說一

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

道

康節詩云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惟異

個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入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入故意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着不數者說不着

義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那怒當時要  
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那  
語錄中可見允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  
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那使其知前程事時須  
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那先知  
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  
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  
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伊川謂雷自起處起  
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箇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  
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只自修何必預知之  
揚

康節謂章子厚曰以君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  
從故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習中豁無事乃可相授  
驥

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  
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  
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入聰敏能  
算法看經世書皆畧畧領會得揚







